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声音

现代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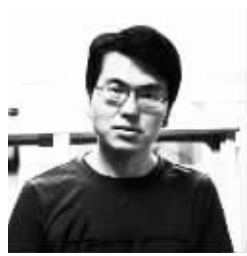
A26

2013.3.23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一诺

美编 张晓雅 组版 杜敏

艺+之言



周文翰 艺术新视野：新富藏家的坏品位

■ 艺术评论人

似乎，中国新富阶层的品位已经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比如他们对豪车、名酒、定制服装的热情，连欧洲的绅士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不忘讽刺一把中国来的金主的粗鄙。当然，国内新富也是三天两头让人议论一番，比如艺术圈就常常说煤老板只会买画美女的写实油画之类。其实，所谓好品位也是“山寨”来的欧美中产阶级趣味，不见得怎么好，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强求一致显得有点可笑。

再说，就艺术品的鉴赏来说，中国的新富藏家的确没有多少经验。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仅仅才20年历史，中国的富豪阶层差不多是最近10年才逐渐进入艺术收藏领域的。

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拍卖场上最活跃的，要么是海外的收藏家、经纪人，要么是国内收藏界的“行内人”、“老玩

家”，进入的企业家也称不上大富大贵。

等到2003年前后，艺术品市场才随着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暴涨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才吸引来国内富豪阶层越多越多的关注。对这些有着强烈投资意识的新型收藏家来说，艺术品是一种投资品，他们在乎的是买进卖出可以获得利润。当然，艺术品的装饰作用也非常明显，这是高级品位的象征之一，就像昂贵的名车、别墅一样。

这和书本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收藏家有巨大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收藏家往往出身世家大族，有着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怀着保存艺术精品、文化命脉的热情，收集各种书画、钟鼎、清玩，还会研究藏品的来历和评定风格的高低。这类型的收藏家在现代中国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是已故的王季迁和王世襄两位先生。

不过，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买卖艺术品是一种投资，从九十年代后期大家热议的浙江人炒画到现在富豪的入场，这都是第一驱动力。

这也是全球性的趋势。以前在欧美，医生、会计师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是很大的一个收藏群体，但是随着九十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膨胀和新兴国家财富阶层的崛起，从金融、资源行业发财的新藏家增多，他们喜欢用重金在拍卖会这样的公开市场购买高价艺术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艺术品当作一种资产配置的投资品。不少文化人，甚至包括从艺术品市场的暴涨中获利不菲的艺术家都对新富藏家有抱怨。在他们看来，新人入场的富豪艺术品位太差，而且买进卖出的频率太高，似乎是艺术品市场中的危险分子。但事实是，他们的确出了钱，这一点才是决定性的。
来源：投资与管理



王璜生 艺术普及更需考虑受众需要

■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应该更多地去体现它的公共性。就像哈贝马斯提到的，“公共性”是指：多种意见都能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获得发言权，同时也能在其中共同协商，实现彼此的认同。对美术馆来说，它也应该成为更独立、丰富，存在各种争议的声音，并且彼此碰撞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美术馆现在也越来越呈现跨学科的趋势，各学科都可以介入，并碰撞出许多新的思想和知识。这也是当代艺术界的普遍工作。

在国外，“公众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研究对象，美术馆的日常工作也非常重视对“公众政策”的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服务不是说来的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对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对专业公众提供专业的服务，对普通观众提供普及化的服务。广东美术馆一直是坚持学术精英主义和社会文化服务平民主义相平行的做法，即美术馆应该是以具有分量和高度的文化知识，用最开放的方式为社会和公民服务。

而我们的美术馆免费开放之后，只是很笼统地追求观众量，这是不够的。当然，

现在我们让更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美术馆，这个趋势没错。但公众在这里需要获得什么？获得的途径如何？这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现在很多美术馆都很重视公众教育方面，但多数还是比较表面化。比如说，很多美术馆一谈到公共教育，就想到教少儿画画，或让一群人到展厅画画，或者提供一些导览服务等。随着美术馆的发展，这样的公共教育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提供更为学科化和多样性的服务。
来源：《南方日报》



余丁 未来十年是收藏的黄金十年

■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未来十年是中国收藏家的黄金期，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整个欧洲市场不景气，导致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的西方购买力下降。受此影响，我想在未来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仍处于调整期。今年3月份之后，也许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信号，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有所松动或者反弹，但是只是暂时的，今年的春拍我预测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因为中国的

企业刚刚进入国际舞台，中国的拍卖企业还需要做大做强。佳士得、苏富比以及嘉德、保利等的竞争，还需要做得更大。拍卖业现在强于画廊业，而画廊业迟迟进不了文化产业的规划和发展，没有办法支持一级市场的发展。因此一级市场的建设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私人藏家开始购买国际艺术品，包括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未来十年国际艺术品的收藏是黄金十年，

欧美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国际艺术品的回流，甚至是国际艺术品的低价，正好是我们吃货的时候。而中国建立一个不仅只有中国，而且是世界的艺术收藏体系，有助于提高中国艺术品的国际地位。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一个美术博物馆时代，大量民营博物馆包括机构、企业博物馆的兴起，使得我们越来越重视政策和体制来支持他们的发展，而艺术博物馆人才，特别是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务之急。
来源：《收藏·拍卖》



沈其斌 中国当代艺术的最根本问题是普及问题

■ 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

中国当代艺术的能量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有所爆发。

爆发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市场上爆发。比如说2004年开始，2005年井喷，到2007年达到了高峰，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走下坡路。这三四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爆发的时候。另一种是在学术层面上，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起来之后，一下子成了一块可口的“蛋糕”了，大家都要去抢。

从“双年展”到“博览会”，开始诸侯割据。在滚滚的文化产业浪潮面前，有的人要把“蛋糕”做大，有的人要把“蛋糕”分掉，其实许多人对什么是当代艺术都没有搞清楚，以为活着的都是当代艺术，一下子把吴冠中也变成了当代艺术。但是本来话语权就在他们手上，所以就泛滥出一大堆中国当代艺术的奇观。

并不是说市场不好，市场与资本是密切相关的。钱是中性的，资本是有欲望的。当代艺术在资本面前，资本的属性一下子就吞噬了当代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市场都是催化剂。

也是因为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形成利益格局，可以为利益所驱使。它成为用资本来推动的一个载体，是一个“物”，这扭曲了许多当代艺术家的心。

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当代艺术普及、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市场还要重要。我们再来谈市场，那也要看市场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理性的阶段，还是一个疯狂的阶段。资本可以作用于艺术，但是向哪个方向作用，资本也不清楚。中国当代艺术的盘子太小，容易被坐庄。那么不同的操盘手就会导致

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方向。

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跟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国前十年当代艺术的市场神话跟中国本土的、主流的价值观念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富裕阶层、上流社会和主流资本其实宏观上和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发生关系。反而是西方的资本在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过程中起了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这是第一阶段，我们要感谢他们——像尤伦斯、像希克，没有他们，中国当代艺术的奇观就起不来，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阶段为什么跟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没有关系，原因出在哪里？原因是我们原有的系统与当代艺术不对接。所以从宏观上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最根本问题是普及问题。
来源：《证券日报》

“艺+之言”是《艺+周刊》推出的特别版块，在这里，有一家之言，有针锋相对，有对艺术市场的最新解读，有对艺术事件的深度剖析，有对艺术热点的及时追踪。不同的观念在此激起新的火花。

展评人、美术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画商……“声音”是窗口，看艺术圈内人士在此发声、碰撞。